

第二十八卷

張怡雲

張怡雲，能詩詞，善談笑，藝絕流輩，名重京師。趙松雪、商正叔、高富山皆為寫怕雲圖以贈，諸名公題詩殆遍。姚牧庵、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。一日，過鐘樓街，遇史中丞。中丞下道，笑而問曰：『二先生所往，可容待行否？』姚云：「中丞上馬。」史於是屏驕從，速其歸攜酒饌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。姚與閻呼曰：『怡雲，今日有佳客，此乃中丞史公子也。我輩當為爾作主人。』張便取酒先壽史，且歌「雲問貴公子，玉骨秀橫秋」《水調歌》一闕。史甚喜。有頃，酒饌至，史取銀二錠酬歌。席終，左右欲撤酒器，皆金玉者。史云：「休將去，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。」其賞音有如此者。又嘗佐貴人樽俎，姚、閻二公在焉。姚偶言。『暮秋時』三字，閻曰：「怡雲續而歌之。」張應聲作《小婦孩兒》，且歌且續曰：「暮秋時，菊殘猶有傲霜枝，西風了卻黃花事。」貴人曰：「且止。」遂不成章。張之才亦敏矣。

曹娥秀

曹娥秀，京師名妓也。賦性聰慧，色藝俱絕。一日，鮮於伯機開宴，座客皆名士。鮮於因事入內，命曹行酒適遍。公出自內，客曰：「伯機未飲。」曹亦曰：「伯機未飲。」客笑曰：「汝以伯機相呼，可為親愛之至。」鮮於佯怒曰：「小鬼頭敢如此無禮。」曹曰：「我呼伯機便不可，卻只許爾叫王羲之也。」一座大笑

解語花

解語花，姓劉氏，尤長於慢詞。廉野雲招盧疏齋、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。劉左手持荷花，右手持杯，歌《驟雨打新荷》曲。諸公喜甚。趙即席賦詩云：

萬柳堂前數畝池，平鋪雲錦蓋漣漪。
主人自有滄州趣，游女仍歌白雪詞。
手把荷花來勸酒，步隨芳草去尋詩。
誰知咫尺京城外，便有亡窮萬里思。

珠簾秀

珠簾秀，姓朱氏，行第四，雜劇為當今獨步，駕頭花旦軟未泥等，悉造其妙。胡紫山宣慰，嘗以《沉醉東風曲》贈云：錦織江邊翠竹，絨穿海上明珠。

月淡時，風清處，都隔斷落紅塵土。
一片閒情任卷舒，掛盡朝雲暮雨。
馮海粟待制，亦贈以《鷓鴣天》云：
憑倚東風遠映樓，流鶯窺面燕低頭。
蝦鬚瘦影纖纖織，龜背香紋細細浮。
紅霧斂，彩雲收，海霞為帶月為鉤，
夜來卷盡西山雨，不著人間半點愁。
蓋朱背微僂，馮故以簾鉤寓意。至今後輩，以朱娘娘稱之者。

趙真真

趙真真、楊玉娥，善唱《諸宮調》。楊立齋見其遍張五牛、商正叔所編《雙漸小卿怨》，因作《鷓鴣天》、《哨遍》、《耍孩兒》等以詠之。其後曲多不錄，今錄前曲云：

煙柳風花錦作園，霜芽露葉玉裝船。
誰知皓齒纖腰會，只在輕衫短帽邊。
啼玉靨，咽冰弦，五牛身去更無傳。
詞人老筆佳人口，再喚春風在眼前。

劉燕哥

劉燕哥，善歌舞。齊參議還山東，劉賦《太常引》以餞云：

敵人別我出陽關，無計鎖雕鞍。
今古別離難。兀誰畫蛾眉遠山！
一尊別酒，一聲杜宇，寂寞又春殘。
明月小樓間，第一夜相思淚彈。
至今燴炙人口。

順時秀

順時秀，姓郭氏，字順卿，行第二，人稱之日郭二姐。姿態閒雅，雜劇為《閨怨》最高，駕頭諸旦。本朝見其詞詩，皆

以「金簧玉管，鳳吟鴛鳴」擬其聲韻。平生與王元鼎密。偶疾，思得馬板腸。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啖之。阿魯溫參政在中書，欲矚意於郭。一日戲曰：「我何加王元鼎？」郭曰：「參政宰臣也，元鼎學士也。經綸朝政，致君澤民，則元鼎不及參政。嘲風弄月，惜玉憐香，則參政不敢望元鼎。」阿魯溫一笑而罷。

杜妙隆

杜妙隆，金陵佳麗人也。盧齋欲見之，行李匆匆，不果所願，因題《踏莎行》於壁云：雪暗山明，溪深花早，行人馬上詩成了。

歸來聞說妙隆歌，金陵卻比蓬萊渺。

寶鏡慵窺，玉容空好，梁塵不動歌聲悄。

元人知我此時情，春風一枕松窗曉。

宋六嫂

宋六嫂，小字同壽。元遺山有贈巢工張鶯兒詞，即其父也。宋與其夫合樂，妙人神品。蓋宋善謳，其夫能傳其父之藝。滕玉霄待制，嘗賦《念奴嬌》以贈云：

柳顰花困，把人間恩愛，尊前傾盡。何處飛來幾比翼，直是同聲相應。寒玉嘶鳳，香雲卷雪，一串驪珠引。元郎去後，有誰著意題品。誰料濁羽清商，繁弦急管，猶自餘風韻。莫是紫鸞天上曲，兩兩玉童相並。白髮梨園，青衫老傳，試與留連聽，可人何處，滿庭霜月清冷。

王巧兒

王巧兒，歌舞、顏色稱於京師。陳雲嶠與之狎，王欲嫁之。其母密遣其流輩開諭曰：「陳公之妻，乃鐵太師女，妒悍不可言。爾若歸其家，必遭凌辱矣。」王曰：「巧兒一賤娼，蒙陳公厚眷，得侍中巾櫛，雖死無憾。」母知其志不可奪，潛挈家僻所，陳不知也。旬日後，王密遣人謂陳曰：「母氏設計，置我某所。有富商約某日來，君當圖之，不然，恐無及矣。」至期，商果至。王辭以疾，悲啼宛轉。飲至夜分，商欲就寢。乃撫其肌膚皆損，遂不及亂。既五鼓，陳宿構忽刺罕赤鬪縛商，欲赴刑部處置。商大懼，告陳公曰：「某初不知，幸寢其事，願獻錢二百緡，以助財禮之費。」陳笑曰：「不須也。」遂厚遣其母，攜王歸江南。陳卒，王與正室鐵，皆得守其家業，人多所稱述云。

連枝秀

連枝秀，姓孫氏，京師角妓也。逸人風高老點化之，遂為女道士。浪遊湖海間。嘗至松江。引一髻日閩童，亦能歌舞，有招飲者，酒酣則自起舞，唱《青天歌》，女童亦舞而和之，真仙音也。欲於東門外化緣造庵。陸宅之為造疏，語多寓譏謔。其中有「不比尋常鉤子，曾經老大鉗槌，百鍊不回，萬夫難敵」之句。孫於是飄然入吳，遇醫人李恕齋，乃欲下舊好，遂從俗嫁之。後不知所終。

張玉蓮

張玉蓮，人多呼為張四媽。舊曲其音不傳者，皆能尋腔依詞唱之。絲竹咸精，蒲博盡解。笑談，文雅彬彬。南北今詞，即席成賦。審音知律，時無比焉。往來其門，率富貴公子。積家豐厚，喜延款士。夫復揮金如土，無少暫惜愛。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。後，再占樂籍，班彥功與之甚狎。班司儒秩滿北上，張作小詞《折桂令》贈之，未句云：「朝夕思君淚點成。」班亦可自喜。又有一聯云：「側耳聽門前過馬，和淚看簾外飛花。」尤為賒炙人口。有女情嬌、粉兒數人，皆藝殊絕，後以從良散去。予近年見之崑山，年六十餘矣，兩鬢如熏，容色尚潤，風流談謔，不減少年時也。

金鶯兒

金鶯兒，山東名姝也。美姿色，善談笑，招箏合唱，鮮有其比。賈柏堅任山東僉憲，一見屬意焉，與之昵。其後除西台御史，不能忘情，作《醉高歌》、《紅繡鞋》曲以寄之。曰：樂心兒，比目連枝。肯意兒，新婚燕爾。畫船開，拋閃得人獨自。遙望關西店兒，黃河水，流不盡心事。中條山，隔不斷相思。常記得，夜深沉，人靜悄，自來時。來時節，三兩句話。去時節，一篇詩。記在人心窩兒裡，直到死。由是台端知之，被劾而去。至今山東以為美談。

一分兒

一分兒，姓王氏，京師角妓也。歌舞絕倫，聰慧無比。一日，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、程繼善等，於江鄉園小飲，王氏佐樽，時有小姬歌《菊花會》、《南呂曲》云：「紅葉落，火龍褪甲青松枯，怪蟒張牙……」丁曰：「此《沉醉東風》首句也。王氏可足成之？」王應聲曰：

紅葉落，火龍褪甲青松枯，怪蟒張牙可詠題。堪描畫，喜觥籌，席上交雜，答刺蘇。頻斟入禮，廝麻不醉呵，休扶上馬。

一座歎賞，由是聲價愈重焉。

般般丑

般般丑，姓馬，字素卿。善詞翰，達音律，馳名江、湘間。時有劉廷信者，南台御史劉廷翰之族弟，俗呼曰「黑劉五」。落魄不羈，工於笑談，天性聰慧，至於詞章，信口成句。而街市俚近之語，變用新奇，能道人所不能道者。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。一日相遇於道，偕行者曰：「二人請相見。」曰：「此劉五舍也，此即馬般般丑也。」見畢，劉熟視之，曰：「名不虛得！」馬氏亦含笑而去。自是往來甚密，所賦樂章極多，至今為人傳誦。

劉婆惜

劉婆惜，樂人李四之妻也。江右與楊春秀同時。頗通文墨、滑稽歌舞，迥出其流。時貴多重之。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，苦其夫間阻。一日偕宵遁，事覺，決杖。劉負愧，將之廣海居焉。道經贛州時，有全普庵撥里，字子仁，由禮部尚書，值天下多故，選用除贛州監郡。平昔守官清廉，文章政事，揚歷台省。但未免耽於花酒。每日公餘，即與士夫酣歌賦詩。帽上嘗喜簪花，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。一日劉之廣海，過贛謁全公。全曰：「刑餘之婦，無足與也。」劉謂閻者曰：「妾欲之廣海，誓不復還。久聞尚書清譽，獲一見而逝世無憾也。」全哀其志，而與進焉。時賓朋滿座。全帽上簪青梅一枝，行酒，全口占《清江引》曲云：「青青子兒枝上結」，令賓朋續之。眾未有對者。劉斂衽進前曰：「能容妾人辭乎？」全曰：「可。」劉應聲曰：

青青子兒枝上結，引惹人攀折。

其中全子仁，就裡滋味別。

只為你酸留，意兒難棄舍。

全大稱賞。由是顧寵無間，納為側室。後兵興，全死節，劉克守婦道，善終其家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